

高山仰止

——一个打酱油者的川西伴游观感

张玉川（四川大学）

9月3日晚9时许，我正开车在三岔湖回成都的路上，碰到交警临检，按照指挥将车停到路边，刚停稳，手机短信声响起，掏出一看，是黄顺铭发来的，“玉川，恭喜你，收到战书！”脑子顿时一懵。这几天成都多友群里战火纷飞，黄群主每天兴高采烈地播报战况。作为非多友的我，大有看客怕热闹不大的心理，怎么会有人对我下手呢？我不过是个打酱油的，顶多算是一个川西玩伴呀，而且我是个不喜欢凑热闹的人，只想安静地做个瓜娃子。该怎么办呢，装作没看见，会不会显得矫情？正胡思乱想时，交警敲敲车窗说：“查酒驾，喝酒了没？”我还沉浸在被挑战的惊慌之中，忙说：“啊？哦，没，没，没喝酒。”“没喝酒？紧张什么，下车接受仪器检测。”只好无奈地去吹仪器了。

缘起

我早就知道黄顺铭、徐沛、曾娅妮在筹划多友于川大的聚会。我们虽然关系亲密（前两位是师兄、娅妮是同学），但因为没参加过城大的培训，并非多友，所以有心出力帮忙，却不好意思掺和。今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黄顺铭打电话问我，多友在川大开完会后要去川西旅游，现在还有几个名额，你要不要一起去。我大约迟疑了两三秒钟，脑子立即给出清晰的答案，“好，不过要等我确定一下，等会儿再打给你哈！”两千多块的团费，我需要向家里最高领导打报告做请示，我相信持家节约的她一定会肉疼的。不过，我成竹在胸，陈情如下：“首先，李金铨老师享誉新闻传播学界，这不仅是开会看一眼，而是一起旅游一周，多么难得呀，不问学术问题，就是追个星也值得；其次，布尔迪厄曾经曰过，知识场域比较特殊，其主要评价方法是同行认可，平常我们（我与夫人是同行）偏安西南，不做课题，不写文章，不懂方法，不交朋友，别人都不；‘认’你，怎么‘可’你嘛，这次来这么多青年才俊，且不乏已

名声在外者，应广结善缘呀；第三，……”夫人说，“打住！准卿所奏。”

“谢主隆恩！”我赶紧给顺铭回话，“喂，顺铭嘛，我确定以及肯定能去川西了哈……”。其实，我参加这个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作出判断的片刻，曾经历的川西景色在脑海里飞速地闪现，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跟几位组织这次活动的同事交流之后，我更清楚自己的定位了：因为娅妮和刘娜临时有事，不能一同前往川西，所以我不仅仅要作为旅游者和看客，还要起到半个导游和半个组织者的角色，确切来说就是一个男性玩伴。会务组选择我，一定是考虑到我是川大文新学院著名的耍家子（也可以理解为北京话的顽主），徒步穿越、钓鱼、打弹弓、足球、麻将……什么都会玩。不过，借此机会，我还是要澄清一下。虽然中学时受古惑仔电影的影响，一度要加入黑社会，书生的外表下暗藏着一个狂野的心。不过，我还是很努力在学习和做学问的，只是方法不对，走了很多弯路。刚留校曾经跟着黄顺铭逛书店，聊心得，以至于他调走的那八年，我都失去了学术的明灯。得到“耍家子”称号的主要原因是，一路靠小聪明读书上来的我，在硕士期间发表了不少拍脑壳写就的垃圾论文，而留校以后反而没出什么成果了。曹院长曾经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话，“读书的时候成果那么多，为什么工作了反而不写论文了？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在玩上面了？”实际上，我是在上复旦第二期暑期培训班时听了黄旦“校长”的训话，他称新闻学的学者总喜欢追时髦，赶潮流，以后你们不要写那些时效性强的论文，要多沉淀。于是，我听进去了，结果“沉淀”就变成了“沉寂”，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了。此外，记得有一次徐沛从哈佛学习回来，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有什么学术上的收获，结果他却反问道，“玉川，我们做学问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又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耍嘛！那就是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耍得更好呀！”我突然有一种被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呀，那我们讨论一下去哪里耍吧！”

探路

扯得有点远了，书归正传。话说接了这个活以后，我还是很认真对待的。毕竟，去川西旅游我还是有所顾虑的。当然，这个基本上跟安全无关。以我的经验，诸位大可不必担心高原反应的问题。川西的高原植

被丰富，含氧量很高，和平原差异不大，我即使连续徒步四天也不曾有什么不适的反应。所以，顺铭提前一个月每天跑步锻炼身体、严肃地提醒大家喝红景天，我只好笑而不语。我唯一顾虑的是，七、八月是川西雨季，有可能诸位看不到瑰丽的高原景色，败兴而归。举个自己的例子吧，下面是我 8 月去子梅垭口看贡嘎雪山和别人几乎在同样的地点看到迥异景色的图片。



另外，雨季也可能造成塌方，从而将大家堵在路上。因此，我决定，在此之前，我想干脆先去为大家探个路。仔细研究了路线以后，我发现只有木格措因为它不在任何一条环线上，我没去过，于是载着一家人，一边旅游一边研究路况。结果，我们真的被堵在了修路中的 318 国道上，整整一个晚上，停在不断落石头的路边，看着老人孩子痛苦的表情，我心中很是愧疚。不过，也还好，因为这次堵车，让我第一次看见路边草丛中到处飞舞的萤火虫。下面的图片是这次探路顺便去的康定雅家埂红石滩（电影《画壁》的取景地，天气不好，但景色依然壮美）和女儿与我在木格措。



感受

本来，我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多向李老师以及诸位高人请教

和学习，结果呢，一周旅游期间，除了战战兢兢地趁与李老师同行时间问了一个小问题外，竟然没有鼓起勇气跟各位谈及学术上的事情，毕竟各位都是来旅游的。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转变。以前，我心中还是有点抵触会议之后的旅游，总觉得是多余和无意义的。但是，这次川西行却让我收获很大，认识了这么多朋友（当然主要是与我一车的，其它两辆车上的人还有很多不认识），仰慕了这么多只是见过名字的人，虽没有进入到这个学术共同体，但是好歹也旁观了嘛。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人生 37 年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认怂”。少不更事时，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在见识了那么多高人能士之后，我现在才觉得，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知道自己永远达不到某些人的高度，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也是一种本分。但我敬慕那些我做不到的人，就像黄顺铭，我就无法企及他那摄人心魄的着装风格和永无止境的八卦精神。李老师，我多次拜读您的文章，被其中闪现的睿智所折服；何老师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让人肃然起敬；还有本次川西之行中很多著名以及很快也会著名的才俊们，我很高兴能与你们结识，你们都是我仰止的对象。

旅游途中，跟香港城市大学的林芬老师聊起登山和徒步，很有共同语言。徐沛告诉我，她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顿时我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当她说起自己去非洲登乞力马扎罗时，我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她就说，“有空你也可以去呀！不过是一万多美元吧。”我只好嘿嘿，因为脑子里早已经计算好了，约等于十万人民币，约等于我不吃不喝干一年，约等于永远不可能（林老师在看到此文后，急忙向我核实，当时是我听错了，是一万多人民币，不是美元。不过，目前来看，对于穷书生而言，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幸好，我爱雪山，并不是想要登上它。我喜欢它给我心灵涤荡的纯净感，我愿意坐在离它最近的地方，静静地看它扯起旗云，变化多姿。因为，高山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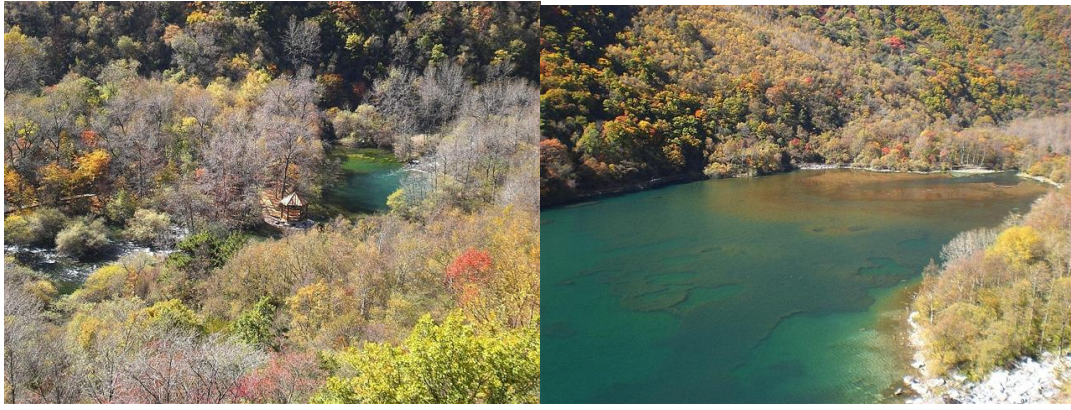
彩蛋

多友，对于大家是“多闻雅集”里的朋友，但是对于我是多了一堆好朋友。一回生，二回熟。这次初识大家，还不免有些生分，以后再在成都，欢迎骚扰。

最后，提供一些我自己去过的四川美景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并且都是非著名景点，有些甚至是用傻瓜相机，景美对技术的要求就降低了。发这些照片，为的是勾你们多来四川，不忘我们的川西之谊。



毕棚沟的冬天



松坪沟的深秋



瓦屋山落差千米的兰溪瀑布以及幻化的彩虹



光雾山的红叶



对了，补上一张，诸位没看到的四姑娘山全貌，从左到右是幺、三、二、大，四个姑娘。